

羊 齿



刘大任 / 著

刘大任集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
刘大任集

羊齿

刘大任/著

●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羊齿/(美)刘大任著.--深圳: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,
2017.8

ISBN 978-7-80709-798-3

I.①羊… II.①刘… III.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
现代 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1436号

羊齿

刘大任 著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)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: 110千字 印张: 7

ISBN 978-7-80709-798-3 定价: 55.00元

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①

羊齒

劉大任

生日宴舉行的地點，在蓬萊閣大旅社的「樓之間」。火燈亮射在上面，榻榻米旁的紙拉門，一片暈黃，油浸過的一般。紙門外，薄的光顯下，可以看見一座精美雅緻的日式庭園。三丸巨石，一立、一卧、一坐，配上兩株修剪成圓形的杜鵑，一叢金縷竹，一棵歪七扭八的古松，七樣東西，完全按照古典佈置原則，無論從那個角度看，看見的，都是不等邊三角形。

(小说)

重金属

· 周祚

向南直驶的这条三泉通州际公路，至少在这一点，特别在这个时候，绝对可以放胆提速。起初，我不想提速。车速维持在每小时五十英里，前後视线所及，^又几乎不见一星人造的灯火，效果便像通军夜如海上巡逻的巡邏艇。我采取搜索的姿态，守着自己的禁壘。

八汽缸
兩噸重
的車

我没有看地。他正在看月亮，我知道，因为这月亮逼人去看它。兩個小時下來，公路儘管有七折的彎曲，那月亮卻始終揮之不去，掛在前方不見星光的夜空裡，像一面赤銅色的巨型鏡，彷彿等待敲響。

這冷靜的對陣，不久便破局了。一輛貨
白解

（12月）
俄罗斯鼠尾草 *

CP05GA26 38

①

◎ 设计大意

难得有个晴天，他考虑要不要整理一下后院那畦多年生
草花圃。

花圃阔到现在，已经三、四年了，仍然不成^{气候}~~样子~~。当初按书本设计
蓝图时，估计三年就应到达“成熟期”，也就是说，当年种下去的每一
个品种，经过这段时间培养，^都该茁壮破地佔有预^留的空间，植株
与植株之间应已没有空隙；草草的形态~~与~~^{与生态}应已融洽搭配；花与
花之间，颜色与纹理应已和谐共荣，呈现他纸上作业的效果。

然而，特别在夏末的光线裡，花圃的脱序，更像行，安
静且惊心。

最宽张莫过于醉蝶与波斯菊。原先的构想，只是借助它们的高度，
调节前后行之间的差距，而且预估到它们的花色有些抢眼，因此每一
种只种了兩、三棵，不料三年下来，自播自吸，各佔佔据一大片地盘。
阳光本就不足，後排的單獨率白花蜀葵、紫花飛燕草和土黃改善，
始終達不到应有的高度，而生力過抗旺盛的波斯菊与醉蝶，不但未受

* 俄罗斯鼠尾草，俗名 Russian Sage，学名 *Perovskia atriplicifolia*

原生于中亚细亚，也许最初传到欧洲是通过俄罗斯人之手，才得了这个名字。

目 录

自序 /1

火热身子滚烫的脸 /6

羊齿 /17

米黄色的天 /22

白桦林 /24

重金属 /28

白发的白 /35

箫声咽 /41

莲雾妹妹 /43

俄罗斯鼠尾草 /59

棋盘街落日 /67

挂着与落着的雨 /69

清秀可喜 /70

大落袋 /75

王紫萁 /81

碾 /88

红土印象 /96

鱼缸里的蜻蜓 /113

蟹爪莲 /118

惊春二题 /121

下午茶 /131

星空下 /135

来去寻金边鱼 /146

月夜 /1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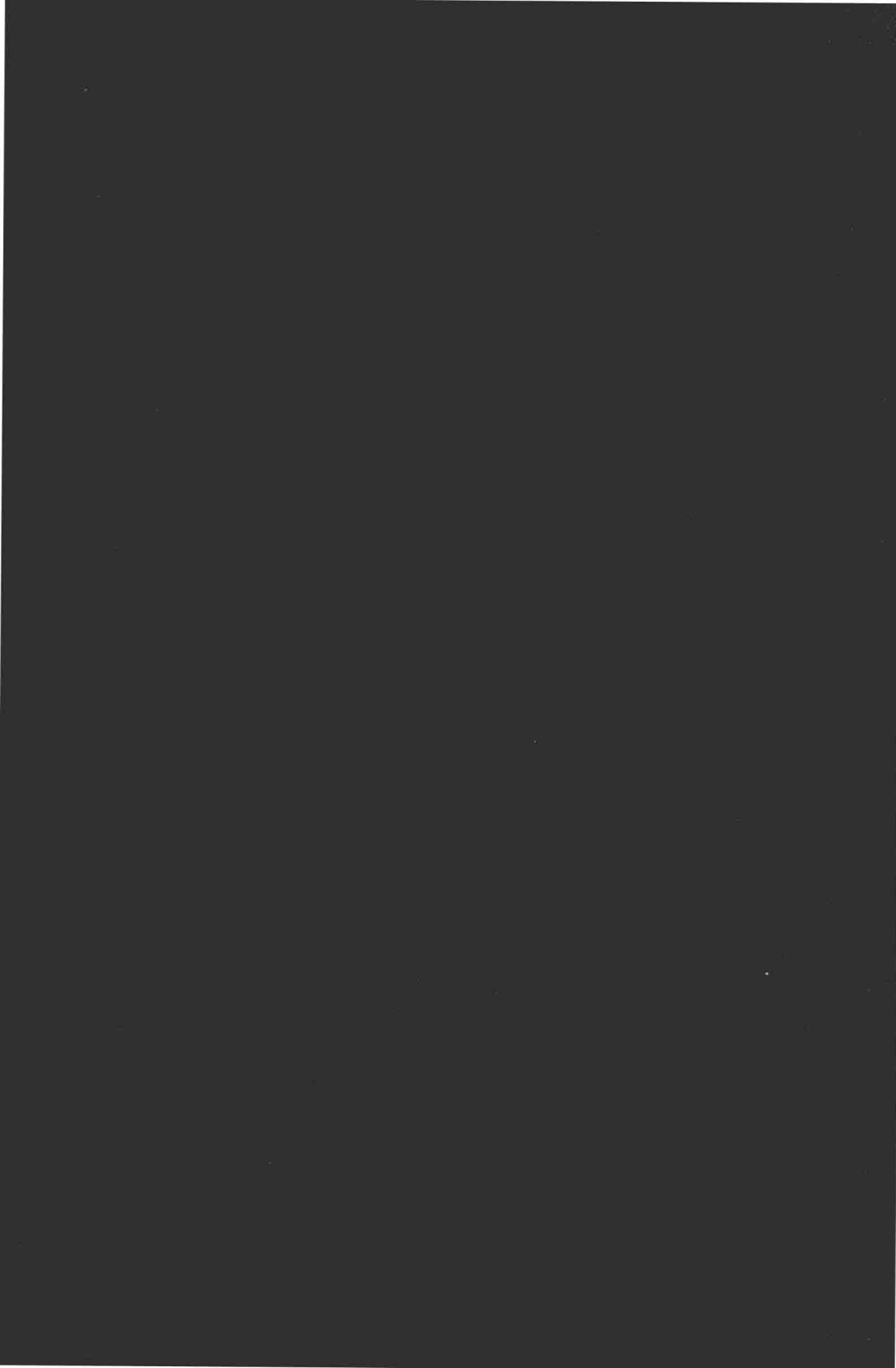
溶 /183

面北的窗 /192

无门关外 /195

附录 二流小说家的自白 /199

自序



若干年前，朋友来信，里面有这么一段：

“……席上谈到你的小说，某人说，那怎么能算小说……”

信中提到的“某人”，我大概知道，是一位专研《水浒传》的学者。朋友的来信，意思是要我写点什么，自卫一下。我当然什么都没写。

现在，校对完这一批初看体制、风格甚至成熟程度都仿佛不太合调的作品，却觉得应该说几句话。不是针对水浒专家，而是面对读者。

这批长短不一的小说，表面好像凑不到一块儿，却有一条线，若隐若现，贯穿首尾。

这条线，我自己审思，或应叫作 moment of epiphany。

让我先解释这个英文用语。

基督教传统，有所谓“主显节”，所以，直译的话，应该就是“主显灵的时刻”。然而，我自知没什么宗教情怀，这个“真意”，对我不太适用。

字典上可以找到第二层次的翻译：“事物本质的突然显现。”

其实太啰唆了。佛家不是有个说法——顿悟。不同的是，前者好像是客观世界的自然变化，后者却暗示了主体的参与。我比较喜欢后者。

搞文学的都知道，现代文学的出现，有几个重要的“突破先锋”，其中之一，就是乔伊斯（James Joyce，爱尔兰作家，1882—1941）。台湾早期的现代主义运动，不少人受他影响，尤其是所谓的“意识流”手法。比较不为人注意的，是他经常运用的另一个手段，学者们即称之为“epiphany”。

然而，我尝试的，是不是这个呢？

仔细想，也不尽然。

乔伊斯的“epiphany”，是一种写作技巧，他确实冷静到可以让“事物的本质突然显现”，绝不自己跳进去。这个态度，“新批评派”视为金科玉律，以至于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在他们眼里，竟成垃圾。

我从来就不喜欢“新批评”。

因此，我的 moment of epiphany 一向不为技巧服务。我只想抓住生命流程中稀有可贵的“顿悟片刻”。

其实，中国传统小说技巧中，也有不少类似的技法。《红楼梦》就有所谓的“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”。可是，对于读者，除了心理上的一些震撼，距灵魂远甚，真正让我们感动、让我们净化升华的，绝不是这些。

我的小小尝试，追根究底，渊源来自我们自己的祖宗，明白地说，就是唐诗宋词。唐诗宋词的高处，没有别的，就是灵魂震荡，就是顿悟片刻。

小说形式能不能传达这个？

为什么不能？

至少要试一试嘛。

二〇〇九年九月三日写于无果园

火热身子滚烫的脸

01

那一年，我刚满二十岁。是个炎热湿闷的夜晚，大街小巷逛遍，精力消耗殆尽，口袋里只剩下一碗牛肉面钱，无奈，拖着疲倦不堪的两条腿，我走向台中火车站，想到候车室找一条灯光暗的长板凳睡上一觉。接近子夜的火车站，仍有不少人进进出出，等车的，乘凉的，寻人的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，都在这里晃荡。离站的火车，拖着重载，挤压着钢轨，发出沉重尖锐的摩擦声，我感觉我肿胀到快要爆炸的脑袋，仿佛就要给一节又一节的列车碾过，然后，我的听觉能够吸纳的全部空间，被逐渐远去的号笛悲鸣占满。

灯光暗淡的板凳上面早就睡满了人，明亮处，行李

和人，围着板凳，形成了过夜的临时营地。绕行几圈之后，我决定放弃排队，眼睛往墙角落各处逡巡。

忽然，一个大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。

“王传兴，好小子，什么地方都查遍了，原来在这儿躲着！别跑，来，跟我来！”

回头看，原来是我们连上的士官长，后面还站着一脸尴尬的阿辉。

士官长是条山东汉子，外形粗壮，皮肤黝黑，半口金牙，剩下的白牙也教烟熏得焦黄，露齿一笑，仿佛嚼烂一口窝窝头。我们这批少爷兵，给他取了个绰号，暗地里叫他“黄牙”。或许就因为他这副尊容，无论有事没事，大伙都有意无意跟他保持一点距离。他平常也很少跟我们搅和。这天情况特殊，营地附近发大水，唯一联系的客运班车停驶，交通断绝。训练基地的最高长官担心大批休假的学员无法回营，下令各单位派人到台中接应。士官长是连长派出的公差，任务很简单，找齐人马，送上基地派来的军车，绕道回营。

“都找了一天了，就剩下你们两个漏网，怎么这时候才露脸，混哪儿去了？不怕逾假不归关禁闭？”

阿辉支支吾吾说，迷路了。我知道他没说实话，他家就在彰化，读书又在东海，台中这一带肯定很熟，怎

么可能迷路？八成是被女朋友纠缠住了。

我接口也就说，迷路了。

“去你的！骗谁？”

两个人的脑袋各挨了一掌。黄牙的力道不小，应该是玩笑似的一掌，说不定还带点亲昵意味的动作，却教我们脚步踉跄。也可能，折腾一天，两个人都快撑不住了。

“真烦人，车队早跑啦，怎么安排你俩兔崽子？”

我们再没敢开腔，乖乖跟黄牙走。

大酒店当然住不起，车站附近的小客栈问了三家，全客满了。怎么办呢？

黄牙说，算你们今天走运，跟我来吧。

入伍报到才一个多月，部队里出了意外事件。关饷次日，隔壁连几个自作聪明的少爷兵，联合起来，恭请排副上军中乐园。没想到平日严厉对待士兵的老排副，几杯黄酒下肚，露出本性，强迫女服务员玩后庭花。遭到拒绝之后，恼羞成怒，不但动手打人，又甩凳子砸玻璃，终于被“宪兵”逮捕归案，结果是，少爷兵罚苦役，排副送军法。

为了整顿纪律，精神讲话之外，上面规定各连辅导

员加强工作。我就是在那次谈话中，第一次了解军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复杂情况。部队里有那么几个脚踩黑白两道的兵油子，平常在军中挂单，真正的“事业”却在“外面”。辅导员的话，不能说得太明白，他只警告我，别跟“那种人”接近。我们连上的“那种人”，就是黄牙。

我倒是有过一次机会，非跟黄牙接近不可。

预备军官的入伍训练基地，为了向我们这些大学生表现民主和透明，规定伙食采买公开，每次由我们派一名代表，跟负责采买的士官同赴菜市场。轮到我的那天，黄牙恰好当班。跟他一路聊天，我也算是开了一些眼界，学会了“鞋子”叫“踢土”、“手表”叫“转心子”一类的道上暗语。黄牙还好意教了我一招。人在江湖混，难免有个山穷水尽，他说，那你就上酒馆一坐，两支筷子这么一摆，自然会有人接应。

这个招数，我怎么混一天都忘了，现在跟在他后头，才忽然想起来。

我们紧跟黄牙，在台中火车站后街的阴暗小巷里磨蹭，阿辉没话，我也不吭声，事实上，两个人的心理状态一致，一旦想到又要回到那个牢笼似的地方，人就仿佛矮了一截，什么情绪都没有了，加上无端鬼混了一